一本印谱看鲁迅

李浙平

少时喜欢镌印,便也喜欢买一些印谱阅读。大概是在1977年,我买到由荣宝斋出版的《鲁迅笔名印谱》。其笔名由李允经整理,由郁重今篆刻。所刻印章趋于浙派风格,篆法规矩,章法生动,刀法熟练,用石材基本取于方正,颇为入目,因而这本印谱得以收藏至今。近日重新阅读,却于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鲁迅,与以前观念中或图画中严肃的鲁迅形象有别样的认识。

在这本印谱里,记录了鲁迅所曾使用的笔名计156个。荣宝斋编辑室的序言这样写道:鲁迅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与反动派森严的监视和检查进行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争取战斗文章的发表,曾经使用过大量寓意深刻的笔名。鲁迅的笔名,是同敌人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过: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 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说明鲁迅是有 斗争精神与勇气的。他在《南腔北调 集·小品文的危机》中还说:生存的小 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 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则 表明了鲁迅是以文章作为斗争武器 的。由此可以认为荣宝斋编辑室序言 关于鲁迅使用多笔名是受政治条件限 制。

鲁迅有一个生活于神话传说中的 童年,这在他所写的散文中是有交代



的,如在《二十四孝图》听阿长讲二十四个孝事迹的故事,在《阿长与 山海经》看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双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的图画,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画 最成片段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可见少年鲁迅对于中国神话传说是情有独钟的,这些神话感染力间接影响他后来的文学主题的自由度和文风的嘲讽性与批判性。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神话产自原始人类的心理体验和心理体验和心理体验和心理体验和心理体验的。不在于它是一种或幻想,不在于童年流年多时或幻想,而在于童年。流生的人类的真实本性较之成年多年多级,更有这种更强的。那么,在白色恐怖条件,难以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的底层的,是什么?是就没有这种更接近人性的底层的,是什么?也是就露露的。当然,这种赌气也是为了理想的追求。

在鲁迅这些千奇百怪的笔名中,多用于杂文,以《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为例,这两本书分别集印于1934年和1935年。他在《准风月谈》前记中写道: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在《花边文学》序言中又说: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 后来

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 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 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 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 任者不能细辨 ,依然常常登了出来。 而看看其笔名所用,如游光、旅隼、孺 牛、越客、洛文、史癖、符灵、元艮、丰之 余、张承禄、翁隼、孟弧、崇巽、白道、梦 文、常庚、莫朕、公汗、焉于等,可谓奇 哉怪哉,其中隐含了志向、无奈、向往、 坚守、自嘲等诸多元素。仅从这些笔 名的字面意思看,竟觉着也略带些如 聊斋志异式的神怪味,这是否为鲁迅 在严酷环境下一种苦中求乐的意趣 呢,我认为是存在的。 读鲁迅的散文和杂文,感觉是不

一样的 ,他的散文是活泼的 ,而杂文却 比较严肃,但杂文中时而流露出来的 嘲讽意味,却又令人觉着鲁迅那略显 刻薄的言词中透着些许怪异的顽皮性 格。便如他给自己的文集取名,总是 有些异峰突兀的东西存在,就像《朝花 夕拾》《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 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 学》《坟》《而已集》《华盖集》《热风》《且 介亭杂文》。如此看来,鲁迅在严肃的 文化形象背后,应该具有其最为真趣 活跃的一面 ,那就是以诙谐的态度对 待严酷的现实生活。这在他的《故事 新编》中反映得较为突出,如其在序言 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 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 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 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难 怪鲁迅在写《出关》的最后,让关尹喜 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尘拂了一拂,提 起两串木札(指老子《道德经》,笔者 注)来,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 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 作为结尾, 可见鲁迅的诙谐所施于文字 ,是无有

我们常常会对历史人物的看待,落于所谓的名家评判的窠臼,而失却自己的感知与体悟,这便不免有了人云亦云的悲哀。就如读书,总要读出自己的判断才有味道。因为这本印谱,鲁迅的形象似乎有了更多有趣的行为状,这也是令我读来开心的原因了。

闲话连环画

■谢慧梅

一天下课时,一群学生围着科学老师,向他借连环画《聊斋志异》。我很好奇地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有连环画?他说是买来给他儿子看的。

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童年的记忆。 在我的童年世界里,没有像现在的孩子有 精美的昂贵的绘本,有的就是这些带文字 带图画的连环画。

连环画也叫 小人书 ,顾名思义 ,是 专为儿童绘制的配图读物。

连环画起于何时,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若将连环画取自汉画像石,那中国应该是连环画最早的原始发源地。有人说,敦煌莫高窟中的《九色鹿本生》最具连环画特征,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末的《点石斋画报》,以连续的图画图绘时政新闻,才是连环画的萌芽状态。其实作为一个画种,连环画应该确立于上世纪20年代。据史料载,大概是1925年前后,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过连环画《三国志》《西游记》《水浒》等经典名著图书,并首次在封面的题名上冠以连环图画的名称,从而使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得以确立。

连环画真正成为儿童读物应该是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记得在我童年时的大 小书店里,皆设有连环画专柜,明亮的玻 璃柜里,分层摆着一本本色彩艳丽的连环 画 ,品种极多 ,如《三国演义》60 册、《水 浒》23 册,《铁道游击队》7 册,《西游记》更 多 ,除去成套外 ,还有衍生本 ,什么《美猴 王》《猪八戒背媳妇》等。除四大名著外 还有数不胜数以战争、神话、戏剧、武侠、 市井、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连环画,如《鸡毛 信》《马兰花》《苍子花》《渡江侦察记》《山 乡巨变》《暴风骤雨》《刘文学》《神笔马良》 《西厢记》《林海雪原》《封神榜》 又出现了电影连环画,如《秘密图纸》《羊 城暗哨》《朝阳沟》《自有后来人》《芦苇火 种》《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对乡间没 有看这些电影的人极具吸引力。

除去书店外,大小城市里的背街小巷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以及港口码头、公园的角处,不时就能看到摆在水泥地上的一片片小人书画摊,看一本一分钱或二分钱,也可交押金租借。那旁边,坐着一位老太太或一位老爷爷或自食其力的残疾

人,很热情地给围着画摊的娃娃们介绍画册的名字和内容,什么《杨七郎打擂》、什么《野火春风斗古城》、什么《银娘娘》、什么《画皮》 不厌其烦,能说得娃娃们双目发绿,终于递出手中暖热了的钢镚儿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小人书迷。平常省吃俭用,攒了一木箱小人书,有上百本视为珍宝,除去与小朋友换着看外,一律不出借,包括几个弟弟,想看也得央求。

有一年我去了一次城里,见城里人摆画摊出租,就动了心,回来后也开始在小镇东街背处,摆开了自己的珍宝。那算是我今生的第一次商业活动,开始还有点儿抹不开脸,遮遮掩掩摆了一下午,不想竟挣得一毛两分钱。我大喜过望,心想一次挣一毛二,出两次就能挣两毛多,当时两毛钱就可以买一本很厚的小人书了,何乐而不为?后来,我的小人书随着我的商业活动 越攒越多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箱连环画共300多本。我至今未系统读过四大名著,许多内容全是从连环画中学到的。有许多电影至今我也没看过,但皆知其故事内容像《前哨》《武训传》《南海怒潮》等,也多是从小人书中了解的。

小人书 ,是为娃娃们打下文化和历史基础的精神食粮 ,只可惜 ,现在却变成了贵族奢侈品。据说一套《三国演义》豪华本定价几百元 ,一般人家很难买得起。小城里的书店早已转行卖了别的 ,大城市的书店里也没了连环画专柜 ,背街小巷里更没有了小人书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连环画成了收藏者赚钱的门路 ,画家也极少涉及这种不挣钱的创作。文化像一下子全归进了电脑里 ,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只有回忆了







